陶山文錄

陶山文錄卷六

善化　唐仲冕

議　書　箴

謹擬補請

賜諡明桂藩時宦興李氏三忠臣議

伏以寬大之朝無忌諱於已往旌勵之典恒撈擇於未彰恭讀
高宗純皇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附錄明季三藩竊歎
大聖人與覆載同量桂藩之流離瑣尾猶得比於宋之

是爲其臣之死事者一體
賜諡分別專諡通諡祀忠義祠見勝朝殉節諸臣錄此
誠曠古浩蕩之恩所以獎勁操而表毅魄者罔或遐遺
若江蘇宜興李氏三忠臣固鼎革時記載所未著者也
謹按李用楫及弟耒及其族大父頎皆仕桂藩忠於所
事有死無二自書禁旣弛三藩紀事諸書出而其心跡
以顯用楫崇禎癸未進士瓊州推官桂王立於肇慶行
取御史歷太常少卿大學士吳貞毓薦爲兵部侍郎巡
撫肇高廉雷瓊羅時
大兵已破梅嶺國勢日蹙順治九年耿繼茂兵至用楫

力拒之戰於合浦之青頭營總兵萬戶以虛實輸耿夜
刼營師遂潰用楫僅以身免至靈山門生勞貞觀家肅
衣冠沉於其池以死未隨兄瓊州以選貢爲中書歷官
監軍道肇慶失守矢志恢復順治十年七月從李定國
攻圍肇慶親冒矢石定國敗未殉難於德慶州頎亦以
選貢歷官江西道監察御史時桂藩在安隆受制於孫
可望頎與吳貞毓等謀勑李定國入衛使員外郎林青
陽齎勑行事泄爲可望所殺凡十八人已而青陽逮至
亦被殺此順治十一年春事也三年之中三人先後死
義於例皆可得謚或謂用楫師潰身免而後死爲計

無復之耳今考用楫之免將以有爲乃過八合墟幾爲土官薛威鳳所刼不得已而還遂死於勞氏其志亦可哀已未之盡節於德慶也或以從李定國攻城而死爲李死非爲桂死頎則以十八人入林青陽而不列二人之未得諡或由於此然德慶之死志在恢復見於府縣志及李氏家乘若十八人之有李頎而無林青陽詳於見聞隨筆桂藩詔可望奏頎口占詩安隆馬場十八先生成仁處碑記是青陽之死後於頎不在十八人中也繼用楫爲巡撫者曰張孝起是年六月走避

大兵於龍門島被執死後與安隆被害之吳貞毓專諡

忠節其十七人通諡烈愍臣愚以爲李用楫之殉節先於張孝起李來之殉節同於李用楫李順與十八人同日被害孝起諡則用楫來亦可旌十七人通諡則順亦當並錄前宰荆溪表章
賜諡忠肅之盧象升暨其弟象觀因知同城宜興有李氏三忠近又得其裔孫慶來所輯事實考證信而有徵
伏惟
朝廷繼述厖鴻崇節闡幽無微不至似宜補請
勅下禮部查照乾隆四十一年之例嚴實補諡使百有餘年沈霾之志節復見

天日光昭泉壤教垂奕祀豈惟李氏一門之榮幸已哉

謹議

有關風化之文 姚姬傳先生

上費大中丞興利除害議

竊奉檄飭查境內一切有關民瘼應興應革逐抒己見熟議具禀等因仰見執事念切安民道嚴察吏峻澄清之軌範播愷悌之風猷下吏惟當仰承教條何容妄參末議伏念州縣之政不越教養二端乃人文盛而教士者專在場屋戶口繁而養民者聽之閭閻其於根本之業外遠之圖誠如明諭當講求洞然而後可施行也欣遇虛衷下詢安敢固陋自藏特恐書生見近迂儒少年情多喜事或空言而不可行或暫行而不可久謬臚四款敬呈鈞鑒

一課士宜以行爲先責成牧令也諸生歲試月課舉優報劣責在教官士子與長吏漠不相關其稍儁者負詩筆爲名士鄙簿書爲俗吏其不肖者出入衙門因緣爲利干預詞訟挾制官長學師既無如何有司深患苦之甚至相爲敵仇固爲政者德不足服人抑平時六行之教倘疏而九兩之繫不屬也請令牧宰到官首先延訪如武城之得澹臺滅明上官以爲風化倡亦以覘牧宰之識每歲之中當如周官讀法之期親至明倫堂會集子衿講究性理經書因察其品行微示褒貶長官無故不舉行師生無故不會講皆有罰至於學使取入生

員鄉試所登賢書本係糊名暗選宜令各州縣廉審其人之行誼有悖於教典者與教官申明黜之其補廩貢優亦許牧令參詳人品以定取舍著爲功令則科目取士之中隱寓鄉里舉選之法俾士子曉然於文必有行官師共相糾虔不敢恃詞章博科名以自肆也或謂士本柔懦又使州縣摧折之乎夫公論難逃吏議亦重州縣何人輒能恣行胸臆稍有不公羣起攻之況廉不得實知而不舉者嚴予處分是以造士而兼察吏也

一訓俗宜與民相見力行保甲也保甲之法察姦弭盜除莠安良法至善也今州縣分幾鄉幾啚幾里里必有

甲啚必有保徵錢糧起徒役勾攝獄訟非保甲不能辦而其用止於如此孟子所云守望親睦之效未易臻而藏奸欺慵勾通吏胥之弊往往而有是何也行之不力而州縣官弗躬弗親故也周之比長倘爲下士今之保正實同胥保長者不充充者不良以不良之人使化其啚里之人爲良是却行而求前也法當擇一鄉之良者充其選優以禮貌察其所統鄉里一歲之中無寇盜無爭訟者請給鄉約頂帶庶里甲啚長不至埒於賤役然必官親體察不可寄耳目於吏胥凡有公事行鄉卽將其鄉之詞訟案件就近審理與其父老子弟講孝友詁

農桑則官相親而保甲之賢否不問而可知矣

一水利重在橋岸宜專委任也吳淞爲江湖之會故垂虹橋六十二洞及塘路八十餘里皆有橋洞各圩皆有堰岸所以疏洩而捍衛之者凡以爲民田廬計也今太湖上流水勢旣減長橋附近之處沙泥停積茭蘆暢茂自不宜泥古擾民而橋洞仍當濬治以備衝潰現修垂虹橋通其淤塞平望東南之三里橋亦次第修建其塘路爲漕艘所經縣北夾浦橋及平望安德橋等處每逢春初水涸利在挖淺盡春而發則水多西風起則湖漲正可隨時斟酌勞費無多雖低下者易致漫溢然塘身

爲湖蕩夾攻不宜太高亦惟臨時疏導先後培壅惟田各有圩圩各有岸平時飭令圩甲率民修補一有積水即當竭力車戽若有高下不均貧富相抗之爭總令圩甲設法先去積水然後治其獄訟懲其頑怠本邑主簿一員本司水利當大雨時行宜令親往巡視專其責成邑令亦順道指示不避風雨俾小民知官吏救水如救火庶幾水不爲害田無憂澇矣

一漕米謹於收兌宜戢幫丁也蘇屬漕額每畝上則至一斗九升最爲重賦豈容額外取盈自運丁婪索津貼州縣設法通融始則以公濟公繼且假公濟私於是吏

胥緣爲侵漁生監肆爲吞噬谿壑無窮脂膏易竭官反因此而虧民寔先受其病且浮收則米色不純米雜則丁索愈澌不如慎選好米平斛嚮撓生監無可藉口吏胥焉敢犯科即糧艘受兌米皆乾潔北壩倉場可免挑駁計其出運所領官項本折爲數不少在安分運丁亦以爲足唯有尖丁運棍遇事生風藉端把持牢不可破仰懇嚴飭痛懲

奏明糧船抵通一切糜費槪行禁止如此而州縣尚有浮收升斗者立登白簡則民困甦而官虧亦可漸復矣

謹按吳江素稱澤國家鮮蓋藏農夫兼以駕船爲生士

子多以遊幕爲業地當衝要厨傳靡停人聯都會莠良不一惟在親民之官謹身帥先居以廉平自可廢墜具舉頑梗胥化除清查糧册設法緝捕訓練民壯釐定祀典隨事另稟請示外謹就智慮所及利病所關具陳所以養士氣厚民風者望執事鑒核明誨俾有遵循或由一邑而推之他邑庶管蠡之思亦可少助高廣之用

檄查利弊在他人不過奉行故事此獨愷切條陳可爲牧民楷法　姚姬傳先生

上制府委查河海灘地議

頃蒙劄開海安阜三州縣海灘河淤分别召變繳價復賦查辦已及二年尚無成數該道會知海州素得民心刻即星馳督理妥速具詳毋得諉延等因竊查海州潮汛東從雲臺山可策馬而登其閒灘地至廣數十年來漸可墾耕然潮十年不至始生紅蓼二十年始克種麥未三十年則又有大潮泛溢仍爲斥鹵近因黃河由王營減壩溢入海灘逐段淤泥醲厚肥美但投種子即獲豐收然三數年後淤減鹵升會磽瘠之不若矣與此議者聽宵人之言狃目前之利以爲召變價可數百萬復

賦歲可數十萬致興此役節相覆奏有
國家歎天置表辭地陳圖不與水爭地不與民爭利誠
古大臣訏謨遠猷百世不刋之論也迺爲部中廹促勉
强遷就亦宜體察地勢博詢輿情斟酌一二以完此局
若欲稍符原奏雖聖者亦所不能今且員吏四出寒暑
奔馳招聚農甿丈量阡陌點者因緣爲姦懦者埜濫無
控耽延歲月勞費紛紜將以興利而得不償失將以平
訟而爭端益起歷時愈久爲害愈大計惟有據實奏報
埽除葛藤使三州縣之民曉然知無朘削之術棻堵如
故即令地有遺利亦在民耳於官府何損焉不然諸能

吏經畫二年之久而不見成數職道亦安能咄嗟而辦
竭蹷而成之哉節相在粵東誅二十年之逋寇使窮海
戢安來江南塞南北岸之隄防使長河順軌可謂勞在
社稷澤在生民矣此一事近於謀利而實無大利可謀
不如速已以孚衆望職道旣蒙委任何敢推諉一隙之
見不得不陳伏惟垂鑒而訓誨之幸甚

敷陳處具有卓識 持謙記

上制府承查海州安東阜寧等縣河海淤灘地畝

覆賦陞科繳價議

伏查此案節奉蘇部堂原奏憲臺覆奏各在案所言海灘河淤地畝連海安阜三州縣境不下二三百里之長但濱海者潟鹵之氣易長難消濱河者漫溢之餘溝利初復若照荒田召墾之例尚當給予籽種牛糧今聽民自墾數年以來足償其費固未便任其無糧自佔究與腹內成熟之地大相逕庭是以酌量科則陞賦寬其隱漏輕其價值所以仰體

皇仁俾民氣常得寬舒其堿鹵不毛沮洳漱灘等地甚

多不能耕種必須剔除不敢以多爲貴有名無實其復賦之地雖經受淤究屬力薄亦難照乾隆四十五年原谿科則征收漕米其陞科銀數應照該州縣舊賦之下則三等分別定則其召變價值並無成案可稽但宜體量地力爲等差以符原奏酌中定額之語查海州莞瀆附鑪五莊康熙二十八年該州詳明藩司以七尺五寸爲弓立有碑式寔緣當時地甚荒僻是以寬其弓口廣爲招徠今以五尺弓丈量一畝乃得二畝二分有半雖較昔稍熟僅可一體陞賦若作新淤召變在小民無知以爲百餘年來服先疇之畎畝竟成越畔之農旺察看

竈力實有不足自應俯順輿情免其繳價其葦蕩左右兩營額內亦經分别產柴者歸營不產柴者召民領買惟不產柴之地在蕩心之柴地內者未便令民承買除劃給樵兵每名三十畝外仍留營納草免啓兵民相爭之漸至於舊灘新淤民間或報升而不實或私墾而不報利之所在爭端由起一旦舉而歸之於公必須剴切示諭令其曉然知維正之供尤必查丈分明令其確然知經界之定有正供則爭釁自消有定界則訟案白結以副原奏裕課息訟憲劄有條不紊經久可行之至意再據廟灣場大使申報竈蕩有堪成熟地一千餘頃應

按照竈課最重科則復賦查該場所報前項地畝係乾隆二十九年高鹽政奏豁原地雖因陳家浦漫口淤墊稍可耕種但其地原爲長草供煎而設例不准墾有礙竈利應請毋庸復課仍飭禁開墾並咨鹽院轉飭遵照可否免與此案入奏之處伏候鈞裁除開呈節明圖册并擬議章程外合將會議緣由縷陳憲鑒

體量地力爲等差則上裕　國課下順輿情所謂𥦗沲相須用讀書人也　持謙記

覆河海灘地價值科則礙難增估議

竊奉鈞批前稟册內所擬價値殊屬短估卽陞科銀數亦須比照各州縣徵册分其優劣未應專比下則等因覆查三州縣海灘河淤之地其土脉之瘠肥與產植之厚薄情形原有不同估定自難一致卽如葦蕩右營丈出新淤熟地逼近黃河受淤最厚一經翻犁卽可稔收爲三州縣新淤地內最腴之地是以定價每畝一兩年家港地次之定價八錢海州越河西岸宜麥地尙未經墾者又次之定價五錢又右營草地之最茂者定價四錢其餘雖可試墾物土之宜皆不及前四欵酌中議價

分爲三等上者三錢次二錢次一錢視初估已稍有加不能再議增數至於所定賦額雖價值一兩八錢五錢四錢之多不過因此時淤泥稍厚歲收豐美一二年後淤減地薄即與定價三錢者等自應同三等定價之地確按三州縣無漕額征分別定擬未便牵合比照伏念查丈新淤必使地力得盡開闢之利民情仍安樂利之庥倘估價過高買業者必至逾限拖欠其患猶在目前若科則太重作苦者必致逋負逃亡其害更貽日後職道等固不敢以則壞成賦稍任顢頇亦不敢以務得貪多意爲增益憲臺前奏原有不與水爭地不與民爭利

之說秖緣地不歸公小民反多爭訟必應清釐訂正俾各安其田里則所以裕課者猶小而所以卹民者最大也蘇部堂所奏開方之法既不可概之沿河沿海所擬百萬之價十萬之賦雖蘇淮北之地不足以備之亦非聖天子藏富於民之盛意也冒昧議陳伏惟鈞誨

海灘三議反覆數百言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覩以商桑之術富國病民者何啻霄壤況民病而國斷不能獨富仁人之言其利溥吏治端從經術中來也孫淵如

上布政使被災州縣蠲緩漕米議

本年八月十五日奉憲札開查本年被災州縣蠲緩漕糧所有成災地畝應將錢糧漕米照例蠲緩其不成災地畝漕糧仍照額徵收其錢糧於緩帶例限外再展寬一二年以紓民力仰即妥議詳覆等因奉此仰見執事籌畫精詳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凡歷年豐收今歲稍歉之民旣將地丁寬期緩帶所有應完漕米諒無不踴躍輸將唯是淮北州縣情形與江淮以南頗有不同卽如海州地瘠民貧連年災歉屢奉

恩蠲今秋低窪被水雖勘不成災已請緩徵在案究之地丁科則本輕漕糧價值太貴民間得緩丁之利輕而被徵漕之累重於民力尙未免拮据伏思淮北數州縣之漕米不及江南一大縣雖復徵收於天庾之充有限而連年歉薄之民必重廑痌瘝在抱之意所有淮北如海沭等處可否仍照例丁漕並緩只徵熟田之處出自

憲恩緣奉飭議合肅稟陳

爲民請命如此懇致足徵平時息息相關也　持謙記

覆汪大中丞清理虐政議

本月十五日接奉憲札指示年歲收成當先淸理虐政以迓甘和分列四條剴切告戒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迴環雒誦反覆紬繹恍如甘雨和風來集紙上仰見執事體

聖天子中和位育之脉著官箴而恤民隱非尋常文告所可比也伏念瀕州地瘠民貧十年九荒非蠲卽緩自舊歲小稔新麥登場民始知有生業樂於輸將然去秋今春雨澤愆期卑職登山浮海以求之幸而得雨誠如鈞諭所謂臨時引咎禱求事後追悔補救今蒙執事誠

求豐歎之由確示感召之要撫躬循省踧踖難安謹就四條情弊據實登答不敢作一欺心之語伏查班房久經禁撤而猶陽奉陰違者貪者藉爲恐嚇取財惰者任聽胥役索詐卑職入官以來頗以廉勤自矢除小竊賊犯拘繫弔贓暫行管押俟結案發落外其餘詞訟案件從無羈押之累每遇准理差票必酌道里遠近人數多寡硃限某日解到即於是日審訊更無送卷挂牌等事以致躭延儻或逾限重責原差又隨時密查各飯店客寓寺觀等處恐有寓居訟事之人或兩造已齊而原差不稟到者立予嚴懲至於審理斷結即令稱同或案雖

率結准取的保亦並不聞有取保難行之說也枷杖例
有定式歷任所經江南多不及式江北或稍過之亦不
至板重十餘觔枷重百餘觔如皐州僻處海濱界連東
省間有曳刀私梟匪犯情重法輕者若以蒲鞭示辱反
致水懦民玩地方官德不足以化民雖不得有慘酷之
實亦不可無嚴威之名卑職素性慈柔人多慢易勉爲
峻厲法在必行故得宄徒漸戢良善稍安然如連根之
杖數孔之枷任意敲扑累日纍責等弊亦不敢故爲殘
忍致攖禍尤若夾棍之設原爲重犯狡賴而用平常訟
件藉以取供必成鍛鍊歷官十餘年從未輕用比較代

杖江以南多有之官吳中時深知此弊不肯蹈其術中勸諭徵輸雖間有賠累亦有糧則稍重民力未紓未盡催科之拙也此地則權其緩急年清年欸無所用其比較凡此四者皆足干陰陽之和召水旱之災且明有典刑幽有鬼神討惟凛凛焉奉錡札於座右朝夕觀感警惕勉而行之以期實效無蹈空言抑卑職竊由執事清理庶政之意而推廣之獄訟繁多易滋拖累胥役肆擾鮮獲戢休大約易准難審則訟師逞其伎倆多差少解則胥役恣其誅求親訊呈詞以察其端倪勤審速結以絕其支蔓不轉票以清案牘不添差以省紛煩訟師工

於搭臺倘詞近架捏必究暗中主唆之人以靖險健之
習差役擅持鐵琛苛案非命盜必標不許用鎖四字以
斷嚇詐之緣此固尋常治官之法而以實心行之似尚
有益於民或亦淸釐庶獄之一端乎要使百姓無生怨
惡斯四時自協雨暘伏惟執事本愷悌之懷釀和平之
福卑職不能導迎善氣又安敢稍涉浮辭惟望採擇施
行俾吏盡其職民安其生則非特卑職一人之私幸也
伏祈鈞鑒

存心愷惻處事精詳故能言之鑿鑿若此膺民社者
宜各錄一通　秦小峴

請鹽運使飭修兩六塘河堤岸議

竊查海州境內場河一道向受南北兩六塘河之水由武障項冲等壩歸海近來夏秋之間西水泛溢輒浸民田場河又因秋冬水涸藉濟李工黃流所經沙停水淺六塘波泛愈不能容商閉壩以濟運民決防以洩澇爭訟繁興職此之由今歲場河雖浚河底仍淤現在會同分司詳請修各石壩在案而海沭安三州縣士民擅開武障項冲等壩奉飭提究亦在案伏思場河之淺由於清水之不足清水之弱由於堤堰之不修堤修則兩六塘水皆歸槽場河藉以刷深民田可免泛濫查總六塘

河自駱馬湖永濟橋而來至安東沭陽界分爲兩六塘河兩河之間爲項頋湖舊皆有隄自乾隆四十餘年以來日漸頽圮每歲河湖異漲潰決瀰漫附近田廬皆成巨浸士民怨咨急於宣洩亦有逞刁之徒藉口救患肆其挖決卒之商運有閣淺之憂民田亦被淹沒之害職於三月間履勘南六塘兩岸隄形尚在北六塘則微有凸勢約畧估計增卑補築挖深之費南約四萬餘金北約八萬餘金圖帑既例難借辦民力亦不克獨修臨流浩歎仰屋興嗟伏惟閣下熟籌商運軫念民艱仰蒙垂詢塘河西岸欲令商人置買其地任水游衍使民無爭

德至渥也第所費不貲而於勢未便不如興修堤埝飭令商人醵金挑築或於庫貯閒款撥辦非特場河漸可深通居民免爭開洩而瀕河海沭清安四州縣之地畝廬居永無水患功不在召白諸公下矣如蒙見允即將現在約估清冊繪圖貼說先行通稟仍候委員確估刻日興工卑職亦當操畚鍤以從事仰副閣下奠民利商之至意

務爲長治久安之策　先生於民事往往而然　持謙記

濬吳淞江工竣善後議

竊照吳淞江爲三江僅存之水道上以洩太湖之盛漲下以避黃浦之洪濤自前明夏忠靖廢而不修頗有遺議於是海忠介周文襄諸公竭力疏治功垂不朽我
朝凡三次興挑經今又五十餘年矣上游既多壅潰糧艘改由浦江農田失利商船不通瀏河又旋挑旋淤執事仿照三江水利詳定章程先集經費尅期興工各就民董分辦毋令官吏經手注至善也又慮民力維艱不得不省嗇而用之是以原估寬不過十丈深不過丈餘而工段綿長夫價優厚已費民財二十餘萬兩夫以數

十年積淤之江面所估寬深丈尺乃僅如此使挑挖稍有不足會溝渠之不若矣且民間董事不諳工程抑或賢愚不一若任其所爲則弊端百出一加扶罰動稱民捐民辦官不得過問焉其何以藏成事仲冕以候補之員承督是役深恐事權不屬心力不齊是以不避雨雪不顧嫌怨日與邑令工員董事拊循勸戒具言吳淞關係農田水利漕運商賈數十年而一浚用民力以鉅萬計必須可經百年之久方爲不負此舉倘有苟且粗畧虛耗百姓之脂膏不有人禍必有鬼誅聞者無不震動恪恭幸遇一冬晴暖人情踴躍故能如限報竣執事親

臨勘驗較原估有盈無絀開撊湖壩則六十餘里之遠湖水不三時而至撊潮壩開撊潮壩則潮水一日夜而過崑山上海南滙川沙漕船隨潮銜尾而進昨所見為溝渠者一轉瞬間已成浩瀚之觀矣沿江居民莫不贊歎為從前所未有而薦紳先生相與作為歌詩碑記以紀其事此由執事法良意美率作興事而牧令佐貳皆能盡心奉公與民同欲之所致也然仲冕竊有慮焉吳淞之久而必浚者以潮汐挾沙而淤也人言潮一日夜淤一錢之厚則一歲當厚三百六十錢不十年而淤平矣無以治之直目前之利耳治之之道有三一日疏來

源使湖水暢大力能攻沙二曰除內壅禁江中茭草漁斷使無停沙之處三曰建牐壩今於攔潮壩兩頭各留八丈曹家渡亦建約水壩使潮來有禦湖流有力問已然牐究不可不設乾隆年所建新牐不久即廢者以距潮太近牐孔太多司啓閉者不得其人故耳今於新牐之西十里建三孔牐常啓者只中一孔潮來則閉潮退則啓閉則湖水積高啓則湖水迅出不特潮不能淤江即牐外二十里河灘亦不能停留沙泥設牐夫若干名命吳淞司巡檢專司其事以淤之有無爲殿最而以蘇松道就近督察之庶幾百年之利也仲冕不敢因工已

告竣置身事外謹述執事經始之周詳與任事者之辛勤而擬經久垂遠之策以追前賢之遺烈未審有當否也伏惟執事裁之

先生熟於水利故能言之詳悉如此此以此善後海忠介與周文襄不多讓也 持謙記

上制府書

八月六日准藩司咨奉劄飭知部議仲冕仍遵豫東例以捐足分發等銀兩上庫之日爲始試用一年補升調遺缺等因蒙此伏念自昔三吳陳臬之年已有十部從事之喜迨後資遷遠省引退僑居瞻望墻高自傷阨向及負薪之疾已平而埽門之懷倍切迺荷保留於宇下因人而成獲効奔走於階前於我已足今奉前因或謂補缺無期豈知卽事有漸筋力云邁肝膈可輸爲有甫膺提攜輒思超擢不顧躁進致詒姍笑者乎竊惟江南吏治廢弛有年自節相臨莅以來率作興事舉措協機

宜黜陟準勞績是以人咸自奮功罔弗成上迓
天庥下孚輿望蓋操鼓舞之權而收指臂之效如此此其
神也然向者患在頹靡今者患在躁競少年新進便跂
美除掾吏貲郎妄希高位遇一差遣早萌獎拔之榮偶
爾緝逋遽書考課之最忘已量之所稱怵他人之我先
在節相善善從長不憚飛章入告乃屬吏師師非度惟
知捷足先登速化中其心操切害於政此其流弊所極
想在洞照之中今仲冕亦以納貲而登薦剡敢復冀破
格而予安便風化所關請自愧始補官固難蹴等署任
亦無覬覦但當竭力而分勞雖盡瘁而不悔也焉以御

而賜非徒俎豆之求鶴以舞爲材豈作擽鐘之態惟望
飭相不以庸猥相待而以靖共爲期以遂仲冕爲卿已
用之忱而成大臣澄敘官方之善政也伏惟恕其愚贅
而教之幸甚

全是忠盡語莫作求自試表讀也 持謙記

答陳藝蓀學博書　世昌

客冬獲讀手書疊疊焉以學問經濟相推許且見詢民風吏治自問迂疏殊不克當爾時于役經年席不暇煖粗作復書尤孤下問春來肺病稍平繙誦來椷深佩閣下留心世務講求體用之學於正人心勵風俗培根本三致意焉鄙人雖不足以語此何可不抒所見以盡商榷之誼竊惟學問之道誠與偽而已矣誠由於克己偽起於好名克己者一念之萌有涉於自欺者必嚴於獨其發也過則爲狂不及則爲狷而皆可入道好名者一事之微苟可獵名者必暴於衆其究也在野則爲鄉原

在國則爲姦雄而要爲賊德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者殆非也名者實之賓亦士大夫所當顧惜不顧名義恣意妄行是小人而無忌憚然世所指摘尙可懸爲鑒戒好名則工於揜著以欺世害於人心毒於政事雖然好名者鮮有不敗者也人不敗之造物必敗之矣故曰百僞不如一誠誠以立其本而後治人之方經世之業虛衷以求其要準時以酌其宜稱其才與職之分量以實心行之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民至愚而神若美言小數皁有以窺其微矣然則民之刁悍吏之疲玩豈盡吏民之罪哉菊溪節相才大如海長於用人事無鉅

鉅無不立辦李贊皇張江陵之流亞也惜哉仲冕素乏
吏才所恃以事上撫下者樸誠耳年力就衰未能引退
大雅不以爲鮮耻而引爲同志且感且慙伏惟鑒其失
而匡正之幸甚
誠僞二字先生界畫甚嚴一生得力處亦卽在此二
字僞者徒自勞耳 椅謙記

與許石華孝廉書

頃辱手書幷令弟履械情詞斐亹如親蘭欬令弟江陰之行想過淮時得圖把晤也紀年集證一書承見贈幷索鄙論僕於是書所見與集證逈别然非集證不足發僕之臆見其蘩引博通致足尙也韓文公云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夫正者固無可議卽僞亦當求其所以僞之隱非無病而呻吟庶不爲九原作者所竊笑且千古作書之人自上聖大賢而下莫不有憤時嫉俗欝壹無聊不平之辭迂折而歸於大道史公所謂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

聞道也如左傳史記之爲書大近道矣而左氏以周鄭爲二國先軫鬻拳爲忠怪力亂神爲可信史公以項羽爲本紀陳涉爲世家刺客游俠貨殖爲列傳夫豈不知遺後人訾摘而津津樂道者如水之有激宕而後歸大壑也有力若淺水無波反散漫而無所歸故其書不可磨滅或謂書之傳不傳有數存焉僕則以爲理也而非數也秦燔經而經卒存隋焚緯而緯遂絕古聖賢微言大義維持名教人心如日月經天豈水火兵革所能殘蝕者哉苟其不然無論奇譎平衍皆不待焚而自燬矣造物之於文字鑒衡最精其悖理而傷道者概不旋踵

也其蕭蕭者候蟲時鳥聽其自鳴自止若有不能直達反言以伸其義使人凜然於名教懸然於人心則必存之而不廢此竹書紀年之所以傳也集證意在尊紀年迺曲爲傳會求其非之無舉而其眞轉沒說詳論中今往一通幸規其失又東海父老答問篇亦希正之球陽璅語一則已補入手復不宣

讀一書必求其正僞是精細處亦卽是格致處他人往往忽過 持謙記

與荆溪志局紳士書

仲冕爲邑長於斯者旬有九月矣不善爲政無所裨益邑中賢士大夫憐其刻苦過爲奬許罠用自媿又匆遽赴調未獲臨歧話别悵也何如伏惟時和氣洽眠食安熙無任徧祝吳江殷繁頗稱難治辭不獲已受印省會十日始赴任纔兩日又鼓枻迎送席不暇煖飾厨傳勤置郵幾無臨政視事之閒安望雅歌投壺之樂蓋無時不惓惓於銅官罨畫閒也陽羨爲文雅之藪名山水皆隸荆溪自分治以來七十餘載未有志乘諸君子咸以修纂爲急務屬仲冕同阮明府主持其事既有成局而

仲冕遷去夫事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人或謂尋方權輿而吏適更替恐其不潰于成然巨室所慕衆志成城考獻徵文大有人在豈係於仲冕一人之去留哉志本古史之流體例當嚴武功靈壽諸志所以傳者得班范之遺意今縱不能效其簡括亦未可沿襲繁縟有乖史裁區圖賦役宜詳記載詞章宜慎褒善從長而不宜濫考古貴切而不宜拘如鄉區必圖其村落里居以覘民俗田賦必悉其沿革數目以立限制此宜詳者也文之具見本末者載之列傳詞之足徵風雅者麗之山川此宜慎者也安邱志立優德傳不可學志惟稱美而

巳然庸俗並載即賢哲亦不光又分縣以前地名雖可按圖而索人物究難刻舟以求且其人爲兩邑所爭因而並紀亦足勸人爲善凡此數者皆諸君子所悉仲冕不在其位猶琭琭言之冀效一得之愚以備財擇阮明府風流儒雅兩學博文行兼修與諸君子蒐討裁訂此書之精當可必也仲冕治行旣疎文詞亦淺薄不足採別後數詩容暇中錄寄以志遠懷不悉

先生向譔海州志名聾交稱之謂足與武功靈壽兩志鼎立而三茲於篇中云云乃知好處唯在體例能謹嚴耳志乘家熟此可無關冗泛濫之失 持謙記

與某先生求爲母氏墓碣文書

承示序辨訓辭深切得直道之遺益信古文之作不惟其辭惟其義義有概於人心而辭且入古雖欲不傳得乎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何敢更有所請然而資人之財患其無厭資人之教不患其無厭非教之輕於財也以爲教者無窮之恩固若是耳且今更有所請者非尋常之教也仲宽不幸未冠失母甲午歲殯於岱西肥城之陶山又五年礱石植碣又七年始以授徒得金售祭田數畝架屋樹柏置守冢焉屢欲丐名碩爲文以表阡而無堦嘗效張憑自爲母誄礲石將刻輙復中

止懼文之淺劣貽吾母戚也今幸遇其人不以瀆請見拒而猶不泣求焉於心安乎謹述母氏生平懿行別爲卷惟先生財擇焉

表揚先德之文不得不如此鄭重　持謙記

與友人書

昨者紬繹所閱拙藝是正處可作數則古文讀足下引爲同志仲冕實奉爲師由此緝續請益更望宏不倦之衷多所批導他日或於斯道稍有知識則受賜良多抑又聞古之取友者文章相師尤賴道義相勗有過則規自古改過爲難聞過亦不易子憑從之者三叔豫方告以所懼信陵自責無所容趙王始不敢獻五城故夫譽言日至而詈尤不聞者非能賢也正坐內傲而友棄之耳今仲冕涉於蒿氣諸君子愛之甚相與切切焉慮之乃欲言且止遲之又久而後發則仲冕之不能痛自折

節可知矣廿言疾也苦言藥也繼自今如可砥厲有成
幸時有以藥石我擁篲淸塵企予望之
竹因虛受盍請爲斯文下一轉語　持謙記

復王澐書

頃奉手書退然居弟子之列僕前自云迂拙實非謙辭況足下銳志前修焉敢抗顏不媿如以石爲玉錯顧共相切劘無規規形迹爲也足下云立志非不堅苦於氣稟多濁夫立志眞作聖門徑考亭所謂志不立則無藥可醫聞象山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以爲深中學者隱微深痼可見志之所向卽君子小人所由分故學莫先於辨志夫志未立者聞善而喜亦逐物而趨道無中立終歸下流志旣立人禽之界較然矣然而搖之者且紛然雜進於吾前凡附於身者皆足以撓我至於

豪情客氣有意近名似乎能立志者而實爲吾志之害則立志難立志堅尤難聖人志學後十五年方臻此境吾儕非繕志刻骨逐事搏斶斷不搖矣立志果堅又何患氣稟多濁乎即如讀書習舉業應科第思承歡顯揚窮經致用此天理也若急求一第一官誇耀父兄宗族遂意衣食妻孥此人欲也理欲同途而異趣故辨志不可不嚴而文詞爲之徵由理之志其文必守先正典型體認書義多所發明由欲之志其文必軟美圓熟剿襲聲調以希世諧俗方今崇尚經學以正文體足下文有風骨加以經籍之光其逢時發越亦復何疑來書懇懇

悃悃僕無以爲益顧仍以立志之說進

理欲卽人禽之界辨析精當學者當書一通於座右

持謙記

東海父老答問篇

東南河患既平百谷善下灝海潟洳涸為衍沃節相奉
朝命命有司審度周詳以賦民屬觀察使者董其役使
者前海州牧也至則耆老薦紳之徒逆於境使者勞之
曰余於海濱疾苦稔之熟矣潮所不至十年而生紅蒿
又十年而長青茸而後可墾然大潮三十年輙一漫其
歲得耕穫者與有幾且漣河未疏六塘未復沂沭西來
泛隰瀰疇自夏徂冬前因減壩開桑墟溢湖河並漲民
保伊盧幸節相灑沈澹菑始轉而緣南畮今又從而征
之恐非疲黎所能堪也且奏請由司空讀節相覆奏有

云我
朝敷天罝表磬地陳圖不與水爭地不與民爭利所以
遣吏經畫者慮田無科則而競錐刀耳則履畝而稅亦
非節相本謀父老儻以爲苦使者猶能力陳之於是鄉
老士大夫咸進曰公何慮之緦緦也家雖貧食毛則一
人雖魯被澤則同素樂薄賦輕傜屢蒙蠲租賜復一旦
拼諸淵谷返其田廬遂欲據儻來之業擁自占之貲稱
雄鄉里無盜縣官苟有人心能晏然乎今不追從前私
匿之咎而豫籌將來萬一耗減厥賦惟貞且犬牙旣劃
雀角自除由是我疆我理有幹有年所以爲吾民計者

至深遠矣而何弗堪乎日者議挽萬里之黃河挾儆山碩項而欲出於灉口攺綱絕紐勢可滔天荒陬嫠孺呼號無門賴公致書大府以寢其事安堵如故由今思之室家以完耕鑿以蕃老者得壽延幼孤得遂長將喜之不勝而何苦焉抑又聞之尙書大傳云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𤄊不墾責之司空戴記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然則司空之請盡地力籌國用乃其職也誰得而議之且夫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者計國者之遺筴也昔魏入河水於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漢世朔方西河河西酒泉引河及川谷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夫至發卒疏鑿數百里僅乃得通甚或田者不能償種猶以爲利況玆水平上饒不假人力而顧聽民歟敓乎公其悉心鉤稽毋事煦煦爲也使者曰敬聞命矣於是益歎

朝廷惠澤之淪洽節相勸施之美取於民而不怨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吾淺之爲使者也

深識遠謨崇論閎議可以成子可以入史體製畧準

長卿其陳義甚高用心甚厚本有體有用之學爲宜今宜古之文則迥非長卿所及喬林謹注
唐人摹仿漢文者嘗覺流利處多於端莊此用相如體格而氣骨詞義色色深厚似可度越前賢桂林謹注

陶山文錄卷七

善化　唐仲冕　六枳

碑記

重濬吳淞江碑

太湖受浙西諸水東注爲松江緜亘三百六十里自湖東北逕七十里爲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今爲劉家河東南入海爲東江今爲黃浦而松江爲經流松江又東逕八十餘里合大盈顧滙等浦爲四江口又東逕百二十里黃浦來會之又逕七十餘里入海爲吳淞口前明夏忠靖疏劉河三泖而舍吳淞百二十里未濬迨周

文襄等始議重疏至海忠介乃於平地開江復吳淞經
流之舊民到於今稱之
本朝三次興治著有成效閱今又五十餘年矣潮沙淤
堙港浦壅閼農田失利賸潦為害漕艘買船改經黃浦
風濤震驚嘉慶二十一年前撫部胡公奏奉
俞旨以工需二十八萬三千兩有奇於沿江之上海青
浦嘉定三縣輸十之三同霑水利之長洲元和吳常熟
昭文吳江震澤崑山新陽婁太倉鎮洋寶山十三州縣
輸十之七率視歲徵糧額均兩年分徵於二十三年秋
成時攤輸如數即興工今撫部陳公時任藩司詳定章

程令諸牧令甄選搢紳耆老分董其事其經理員役薪水簿書之資卒屬蠲養廉給之不以絲毫耗經費檄仲冕與慮事往來察視故道通塞綜司催輸時載權臬司不敢諉經費既集與蘇松太道龔公麗正秉承臺恉愼選僚佐仲冕躬至滬瀆屬其植殳其要爰集上青嘉三邑員吏紳耆里甲而誓之曰上司重用民力江面估寬九丈五尺至十二丈五尺不等底寬三丈五尺深一丈至丈五尺不等較前三次寬深丈尺尤省脫或少有侵冐則數十年一舉之工徒虛糜矣耗民膏虧

國計微論法當獲譴如江紳何於是官屬咸精白一心

民爭盡力畚鍤雲集鼛鼓弗勝時際暄和自冬徂春無淒風積雪冷雨役徒常如挾纊訖於工竣其工西自青浦之蔣浦築閘湖壩始中界嘉定東至上海萬安渡以下築閘潮壩止計長一萬一千餘丈凡六十餘里析其段爲五十有八爲土五十八萬六千餘方集夫六萬有奇三月而畢撫部親履周閱檢覈原估之數有贏無絀其積土皆在兩崖十丈外乃開東西兩大壩湖水下注海潮上迎江流浩淼川沙上海南滙三廳縣之糧艘隨潮而進沿江農甿自開支渠以資灌溉上游則剷茭萑以暢其源下游則設束水重壩以禦潮又以餘力修建

瓜涇張姆二橋非天時人事之和會曷克臻此說者謂此舉有三善先徵經費而後興發無缺無逋信也計方受直多至四錢以上視他工倍優丁夫不戒自至仁也董以紳耆胥吏不得與令長稽財用互相糾勸公也公以行之仁以來之信以成之又得素諳程作之海州牧師君亮采酌機宜奠準繩勵徒卒上海工居大半大令裴君機倡以廉勤如式夙辦嘉定令劉君青藜青浦令李君鴻瑞皆率作有方襄事諸僚昕夕江干瘁躬拊衆故能剋期蕆事怨讟不興以復三江之經流而為田漕所永頼越明年歷伏秋大汛無壅宜具區巨浸無溢浮

兩屆重運無阻濟旁邑旱田無涸撫部始以功堪經久
入
告諳其審也雖然善作者貴善成善始者貴善終其始
也人疑力役不齊潮易淤而功莫就多方以撓之非大
府排浮議策羣材示民以誠鼓舞盡利仲覓亦安能藉
手以報命哉今既作而成之矣其所以謀善後者得節
用萬金付質庫收息資歲修蘇松太道就近斂發庶幾
慮周而計密者歟土人謂潮汐上下日淤一錢厚一歲
當厚三百六十錢計丈深之溝不十年爲平陸則隨時
浹滞疏濬載修舊牐勿種新灘是在終之以不懈者矣

余故舉其顚末纚紀於石以諗後之理是江者

吳淞之濬先生極費勤劬是碑及涇陽龍洞渠碑幷

另刊石本寘長安碑林俾後之治是江者可以取法文

字之工其餘事也 持謙記

新開海州甲子河碑

中河舊引鹽舶清流經安東莞瀆至武障項沖岔六塘河而北滙板浦爲場河又自板浦歷卞家浦過孔望山出海州東北爲新浦皆鹾運所經工歸綱賈自孔望山西至州城七八里舟楫所不通也城無市廛米薪缺乏州以爲病今歲有以開渠請者余知其爲利而恐重勞吾民也請者繼至始議董勸海州凡四十八鎭鎭各輸財余躬爲植而屬衿耆分治方土綜其財用稽其功緒東自新浦口引場入水西達城東門入於漣河計長一千一丈六尺有奇廣六丈深者自七八尺至丈五尺爲

方三萬三千五百有三塹巖塡谷屛潴撳淳之力舂搗緶缶木薄鐵石之具與夫算胥巡隸饟廩犒勞造橋闢隖立步凡用錢七千七百五十一緡五旬而成不愆於素是役也適當淮河之間釃導紛紜埸河亦大加疏浚方慮發徵罕集蕆事無期而四郊農甿不呼自赴釋耒揮雨雲簇星奔不妨麥秋之時不憂水潦之降命之曰甲子河且以名橋者紀天行重民力也夫十日十二支相配窮六十爲一元而始於閼逢困敦此州十年巳來潮漸北徙故恬風渡最險惡巳成平陸朐山以東郁州以西得沙田數百頃更涉一紀地盡可耕石室諸生蒸

蒸向學耕者豐於野學者獻於庭其必自今河成之歲始矣雖然漣河塞而害伊河乃東溢矣六塘隄不修而大伊山南皆巨浸矣漣迤潮易淤當設水門提閘之六塘有南北二河隄逶迤數千百丈溝澮防淫費累鉅萬且鹽牐遷清流弱中河每借潤於黃水沙停河淺輒泛民田民與商爭蓄洩無歲無之凡此皆守土者之所宜孰籌也豈特茲河哉是爲記

先生牧海州輯州志建考棚修石室書院治績甚著此河其一端也州人至今呼爲唐公河以志遺愛 持謙

記

重修泰山上書院碑

日余主泰山講席者三年書院在城西門外市闠中每若其暮輒與諸生遊凌漢峯側謁三賢祠登授經臺倚侍立石穆然想見三先生師友考道之遺風其東澗水瀠洄安定先生投書處也澗上有亭額以考槃飲酒賦詩終日徘徊而不能去祠故泰山上書院余嘗謂書院當移建於此以存其舊閱今十有七年聞書院已遷於城內僧舍旁而門人蔣生大慶舉於鄉寓書賈理問培棨來吳云年來祠宇圮廢亭傾石仆樵牧雜遝學者傷之生倡議重修賈君慨然解橐偕同人鳩庀以董其成

新其祠堂創置配廳西偏構講堂三楹旁立齋廡起侍立石樹之階前改建考槃亭爲石亭工經兩歲而竣以復上書院之舊且曰此先生寤歌弗諼地也故不遠千里索文爲碑余惟爲道與作室無異作室者立其基正其宇高其閈閎厚其墉垣後之人修之葺之廢則改而鼎新之所謂善建不拔者也爲道亦然今夫濂洛關閩之道三先生實始基之孫先生以復性爲本石先生以守義爲宗胡先生以明體達用爲要皆力排詞章功利之說直追孟韓爲吾道倡於宋明爲創於鄒魯爲修是以聖賢之門戶堂奥恢宏至今余竊嘆吏事學殖就荒

蔣生之於道吾亦未知其何如而以寒素之士任修舉之役賈君作之岱人士從而成之使數百年名賢勝蹟燦然一新生儒講貫得所游息抑亦有志竟成德不孤必有鄰之明驗也余毋墓距岱百里而近他日歸守邱壟當復從諸君子往復登臨瞻仰庭宇歌誦餘韻因欣然而爲之記

即修舉以悟道所謂道不遠人也 蔡小硯

太湖廳改建土地神祠碑

周禮大司樂有致土示致地示之文地示爲地神土示爲五土之神卽社也社字從土從示山堂考索謂社爲地示之屬而非卽地然對郊言社則爲方澤爲大社爲大示在北郊非天子不得祭與稷言社則爲土穀之神在庫門內邦國皆得祭之祭法所謂王有大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是也記又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又曰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又州社一州所祭里社一里所祭社雖有大小廣狹之不同皆所以神地道也今郡邑鄉野各有土地神祠非所謂國社置社州社

里社歟周禮云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云春祭社以祈膏雨秋祭社以報豐年祈以戴芟報以良耜所繫於民綦重謹按撫民同知有郡體所建土地神祠蓋置社也太湖廳廨東偏舊有祠湫隘不足以安神靈吾鄉羅君琦撫太湖之三年徇士民之請蠲廉奉爲倡衆率錢助之改照壁內之通衢於壁外其南頗安做市民屋撤而新之移建神祠殆所謂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者耶羅君由內閣中書擢撫是邪以經術飾吏治自丙子歲創建文昌祠旁置學舍俾士子肄業其中公暇親爲講課文行蒸蒸嗣修施巷河殿涇港横港馬家底石岸甎路

設以欄杆濬射鶴山西南河道增高石橋以通舟楫由是往來吳門者不經太湖無風濤氷凌之險且洞庭西山湖面遼濶萑苻出沒乃多造邏船以資巡察而弋獲之凡此興利防患皆羅君實心善政紳耆士庶好義鼓舞以成之也而羅君曰吾何德以堪之非神眷茲土默宰陰助之力不至此是舉也有祈焉有報焉有由弭焉弭也者弭暵潦昆蟲之菑札瘥戕賊之害也報也者報大庇吾民百廢具舉之功也祈也者祈屢豐長世康樂安和之福也夫萬物尊天而親地昔所云社公社母卽今土公土姥公爲后土母曰富媪然則土地雖有大小

廣狹之不齊其爲子育羣生則一也此羅君之所爲歸功而報德也祠成廳人士請紀於石爰爲之記

土地二字疏得明晰且說得鄭重非徒矜博奥也孫謙記

重修龍洞渠碑

道光紀元歲辛巳秋九月大中丞靖江朱公以涇陽龍洞渠爲涇陽高陵三原醴泉水利歲久隄壞涇入沙壅閼無以溉田請借帑修治選能者洛川令田鈞爲植涇陽令恒亮司財用鄜州牧鄂山董其役奏奉

俞旨即於是月興工明年閏三月竣事開牐試水流大暢行當書庸入

告矣余職旬宣爰泐石以紀成績其詞曰

在昔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白公於其上游引渠東南行入渭溉民田者皆數千

萬頃厥利溥哉唐世除磥䃥決支渠開六門堰歲收秔稌三百萬石宋時自中山鑿高處瀉水修三白渠橫木格石爲豐利渠元鑿山爲新渠今稱王御史口龍山之泉出焉明項忠穿山爲鐵洞曰廣惠渠蕭翀復鑿山爲直渠接王御史口下爲通濟渠盖自宋以來涇下渠昂鄭迹久湮泥壅流塞白工亦廢涇之利轉爲害矣元明疏泉以行淤如篩珠碧玉鳴琴諸泉滙爲天澇池迨余子浚鑿龍眼泉其顛浚巨井龍洞之名昉焉我

朝雍正初年總制岳公爲官高水隄石隄土隄各數千丈故相查公以涇夏漲敗渠害苗就退水槽建牐啓閉

置通判山南司其事盡自龍洞渠與令人不復思鄭白
也乾隆二年以學士世臣言增堤作墻屏龍洞北口遏
涇毋令壅渠疏渠二千五百六十丈有奇溉四縣田七
萬四千餘畝豫籌歲修之費設水夫三十人給廪食於
每歲秋杪修之補之俾勿壞於是人知涇泥濁易壅非
惟弗引且嚴捍之泉性煖宜稼非惟勿棄且博援之近
歲值涇暴漲兩山夾峙水高數丈往往漫渠漲挾沙石
衝激堤堰亦頹然吏民輒率錢補葺不煩公帑至是連
山石岸傾入涇流渠泉橫洩而不下注淤澱爲陸凡石
隄壞者七十餘丈土隄二千二百餘丈慮功計值當二

萬一千兩有奇民力未能辦慭置之矣鄜州牧今遷西安守鄂君山親履阡陌謂渠何可廢勸民籲借帑金二萬兩分五年均於受水之田徵償及工興而夫徒趨赴尅期集事西安守遷安肅道劉君斯嵋周覽具報自三龍眼以下石條排比以鐵餅嵌合條以鐵柱貫之土隄如式不愆於素惟天澇池石性易裂難固乃依山鑿偃月新渠深四丈長五之上橫石梁兩旁迤邐壘石閘水入渠又獲二新泉瀵湧與篩珠泉埒又於故隄未壞者距新隄二丈許以土石闐平為保障自是捍涇極堅撥泉彌廣實田大令本謀也當始事時渠幾廢經鄂太守

諄諭而後從及鑿新渠沮者同聲田大令毅然行之迨臻厥成翕然稱善儻所謂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耶先是通判改設縣丞今卽付以善後所宜考其殿最是役也田大令專之恒大令往來左右之劉觀察鄂大守鼓舞而成之故能藏數月之功而垂百年之利君子是以知中丞公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余樂得詳記之以詒後之人

關中水利以鄭白渠爲稱首所謂涇水一石其泥五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豈意數千年後涇反爲渠患乎此舉由中丞能用田大令而有成勞余適履任宜

爲之計功稱伐也然余竊疑泉之爲利必不及涇之大涇之泥何以昔溉而今壅儻鄭白再來未必不可復秦漢之舊因憶前在吳門人多言吳淞江不可疏自夏忠靖已專意瀏河矣及疏江事成衆論始服特患善後無人耳或者涇河亦若是乎此碑已勒渠首復書一通並錄吳淞江碑置之碑林以寓意文與書法不足論也載跋

余未至涇陽讀此文如身履其地固由先生熟精水利亦以文筆曲而能達 持謙記

朝邑縣重修文廟碑代

聖人之道炳於六經成周立學造士之術不外乎是其道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備其業自少而壯而老皆有次第其地自族黨鄉閭以至朝廷郊廟皆循則臧違則否由之而深焉窮理盡性以至命次之亦循循雅飭康色好德文章其餘事也漢承秦燬經傳晚出於是訓詁之學專門名家廣立學官而窮經致用之義或幾乎隱矣然其時斷大疑定大計修明大典往往引經決策而著述之士猶有以道相高者魏晉而降剽裂以爲詞章昌黎韓子始約其旨而成文而宋世大儒潛心體認抉經

之心聖道以明經義取士大勝詩賦以四子書爲目而以易書詩三禮三傳之精意闡明之此誠足覘人學識矣乃其流弊分文析字煩言碎辭比附佀離以矜淹貫甚且牽引子集雜援內典夫以聖賢載道之書而徒供文字之用又取悅有司之目而以掇撅撏撦爲工是文體敝卽經術之日蒙經術蒙卽人才所由雜也此無故上旣徒懸功令而承流者又無以振興而倡率之也我

國家文教覃敷學校修明

皇上敦崇經學特令以五經取士風行海流東漸西被

壬子之秋奉

命典試秦中朝邑大令遠峯朱君司分校余素知其學有原本相與商確去取揭曉得朝邑士二人因悉遠峯之爲宰不爲繭絲而爲保障修城郭置書院文廟經六十年未修鼎倖倡之邑人士襄理之期月而考大成門故一楹拓爲三楹崇聖祠由東偏易建殿右又以餘財創修學官署署故有西河書院因設明高侍御程護軍二主於其前廳以追崇忠烈使遊於宮墻者皆有所觀感興起爲黎庶導然後信經術非迂疏如遠峯者能宣布雅化而邑中良士皆靡靡學道以德行道藝書於鄉而達於朝而不爲陋率浮薄剿襲之學於玆可信廟成

邑人士請記於余余辭弗獲故記之

堂堂正正是為切實文字 孫淵如

蚍邱唐氏譜碑記

敬宗收族之道莫善於譜亦莫難於譜奠世系辨昭穆萃數千百年已渙之精神聯數千百里末屬之支派俾子孫毋忘其源毋墜其緒故曰善也然大有難焉者求已往則無籍可考收已散則無獻可徵甚且近含戚情違通疏屬此務合併彼樂乖離旣築室而道謀又治絲而棼之故以數世數人成之而不足以一人一事壞之而有餘此蚍邱唐氏譜碑之所由建也唐氏郡系晉陽晉昌皆出唐莒公後枝分派別蚍邱則自洪洞來遷者始遷爲光輝公四傳而爲英奇二公英公後無聞今之

蕃衍昌熾者皆奇公子孫也世有孝秀科名屢登仕籍前此亦嘗詳著族譜矣近因附投訟牒遂致失傳增廣生員際虞年且七十憫其散佚旁採博詢名字必錄妻女並詳子姓蟬聯本支碁布疑者闕之斷者續之使前譜失而復存其用心可謂勤矣又懼其遺佚也於是刻石以垂永久適余以上計展謁祠墓於陶山因屬余爲記余家亦宗莒國分支既遠譜難强通先大夫與其先學博友善以年相若爲弟昆及先太恭人葬陶山爲同縣兩家遂不啻同姓矣迺不辭而記其顛末焉使世世子孫皆如此用心則雖合千百年之上如一日千百里

之外如一堂可也詎不善哉

論譜之難是有見識語文亦疎宕有逸氣　伊墨卿

古浪縣重修龍王廟記 改𨥁兒作

龍神水君即雨師也古稱淵泉所在皆有龍司之能出雲爲風雨故曰神古浪故漢蒼松縣班孟堅云縣南山松陝水出焉北至揟次入海漢揟次故城在縣北今名古浪水也又長泉水注焉城河即谷水之下流大河頭渠在縣東南三十里縣境有七渠共溉田五百二十餘頃水濡則稔涸則㾗興雲致雨龍之爲靈昭昭也城南舊龍王廟倚山臨水神應顯著每歲六月禱賽雲集列肆演劇民大和會自嘉慶三年爲山水激蕩神殿僅存期會衰歇歲亦累荒𨥁以禱昧來宰斯土惟冀得歲少

免罾尤今夏兩月不雨旱氣蘊隆自知瘝曠爲神所訶然念神必仁愛羣生當不因令失職而忍視其飢困乃齋心叩禱甘霖立霈藉獲有秋非神之肴鐖而福吾民曷克致此於是邑士庶咸曰百室賴神以寧而神居頹敝壞不修況邑長嘗以興建致禱而親爲之倡乎爰相與踴躍蠲輸鳩工庀材刻期訖功廟貌巍然聿復前制以答神貺令爲之紀其事考邑近邊徼唐宋不列版圖勝國屬衞置所我

朝改設今縣而嘉峪以西拓地二萬餘里蓋昔邊而今腹矣忻逢

聖天子百靈効職萬邦屢豐獻享交神積和甚明故能使遐陬蒙庥祈報昭應若此也鍰奉職無狀感神人之交暢敢不敬夙夜以奉薦馨香是爲記

通首雅健深得立言之體　郭麐讀

如臯縣學重修尊經閣碑記

養士以學敎士以經經不明而學晦經不尊而學卑學晦則士無文學卑則士無品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子思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道固未有不尊而能明者也三代之學經與道合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自離經辨志至於化民成俗蓋瞽宗上庠之敎尊也漢時方正賢良文學詩有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書自伏生禮自高堂生易自田生春秋自胡毋董生以次列於學官置博士弟子太常試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高弟爲郎中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弗進可

謂得尊經之旨矣厥後抱殘守缺黨同伐異甚且傅會改竄以文其姦而經與道乖矣嗚呼此不知尊經之弊也由是言之經與道合而經尊經與道乖而經且廢是故荒棄非尊日手一編亦非尊也佔畢非尊訓詁考訂亦非尊也譾陋無文非尊襞積藻繪爲詞章亦非尊也尊之者於易得剛柔之用於書得修治之方於詩得性情之正於禮春秋得倫紀名分之宗因以契古聖賢敬愼篤實克己服物之道在家爲孝子悌弟居鄉爲慤士端人庠序推爲醇儒州郡欽其碩彥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

化春秋道義本之以涖官行政豈徇有曲學阿世之誚哉如是以尊經則經尊而士亦尊矣我
國家崇學校重經術近又以五經取士昔之所謂株守一經駢枝他經者今則旁搜博覽矣雖然專經慮其拘墟全經又慮其泛涉得吾尊之之說而後無負乎
朝廷之作育師儒長吏之奬誘而爲經明行修之士也如皋學舊有尊經閣雍正十年乾隆十五年歷加補葺迄今六十餘年日益圮嘉慶十一年前令左君元鎮與教諭某訓導某集邑中士大夫議籌重修以財用不足而止十五年冬董其事者朱大剛等復率錢鳩工於十

六年正月始事訖年終而竣高廣楹檻之數悉如明葉福清所記可以庋卷帙可以列生徒亦可以壯觀仰閣成兩學博請記於余余惟士之品本尊也汩於功利俄違而失其尊當返諸經以正之經之爲書至尊也蒙於媾猶昏儒蔽於暖姝剿說故立之學官建之閣以表之君子入廟生敬過闕則趨瞻斯閣也其亦有高山之仰師保之臨乎周禮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顧吾牧令以經術飭吏治諸先生以人師爲經師俾諸生蒸蒸焉拳拳焉興於經學非特諸生之責也經以道尊士以經尊邑人士多穎異嘗撫謂余言爲老生常談而忽置

之高閣也是役也左大令倡之諸君子繼而成之例得書名以勸來者

至言高論知者鮮矣秉毅每以詞章攷訂之非讀書人其要在敦行而功在愼獨 伊墨卿

大覺庵建況公祠記

仁聲之入人深也歷千百年如一日碑在口尸祝在心奚必竭蹷而成之端冕而祀之然詠勿拜於甘棠賭有斐於菉竹思其人猶愛其樹焉有芳躅可尋而顧棄之蕪圃荒剎乎吳自昔多賢守自況公出無論知愚貴賤至於婦人孺子莫不稱況青天雖韋白之賢不逮焉美名溢於江淮軼事播之絃管豈非其感人之深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耶漢書循吏傳云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殁見奉祀明史載公卒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宜乎俎豆徧於吳門乃自郡學有祠而外不少概見而

聲稱到今又豈非所謂碑在口而尸祝在心者哉大覺庵者公嘗以祈禳有應重修五顯神宇豐碑存焉好事者復得辟彊館記碣蓋公自記奪情時居廬其地爲唐顧況宅故以辟彊名館頗與史志小有異同於是博聞之士證爲贋作其辭甚辯眞與贋不足爲公重輕也雖然與其過而疑之寧過而信之又安知非神誘其衷假手以歆起後人耶余權郡日即思表章匆匆受代未及興作今吳縣孫刺史以赤緊首劇日不暇給之地獨奉建祠闢圜亭以供遊燕苟非風聲臭澤曠世相感安能雍容閒雅若此且吾聞公之爲政也立條教獨煩苛兒

抑配寬逋賦除官糧里長之累減漕米征布之繁鋤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又以其時崇禮學校振贍單寒篤於故舊故生則民依依不舍沒世而終不可諠也今刺史之宰邑也斷讞大堂觀聽悅服判牘無留取民有制聘名士禮賢者雖與公時勢不必盡同要其孳孳愛民之道固已見大意矣由是不懈益虔非特昔賢芳躅藉以流傳即其仁聲善政亦可復見於今日也不寧惟是又使來遊於祠館者皆動其馨香之慕勉爲循良以福吳民則公之靈爽實式憑之豈僅修舉廢墜爲美談哉刺史謂余曾宰吳屬爲之記臨文省已有媿色焉

瀟洒軼塵一結更泠然絃外 郭麐讀

重建萃景樓記

狼山之有萃景樓也所以表山川之奇勝攬江海之恢圖使千里膏壤萬頃雲帆咸會於軒檻之下陶隱居云狼五山對句章岸登斯樓而後知萃然峙秀於江海間者非惟州郡之雄抑亦吳越之望也余嘗以為山面析木之津其形銳圓類奎木狼宿故山以狼名四山則劍金軍水馬鞍火黃泥土環拱中峯孝經援神契云奎晝主文章宋史五星聚奎天下文明山與虞福對峙金焦遙屬此崇州文物所由與金昌廣陵埒也山巔舊有支雲塔泗州大聖殿塔前為江海神祠祠前即為山門明

嘉靖中州司馬舒公纓爲其壅閼未暢也撤山門移置於前因其址而樹之樓名之曰萃景自有是樓而山若加高矣

國朝乾隆三十九年樓燬於火鄉宦王景獻倡修之五十三年又燬延及塔殿祠宇僧舍無一存者五十七年州牧李公逢春始屬州紳程君廷璋同諸士夫勸諭與造五十八年大聖殿成六十年支雲塔成嘉慶三年江海神祠成增建六魁亭於大聖殿之右方亭於左又增建東西廳而萃景樓猶瓦礫也工鉅而財不足故未蕆成事十二年余領是州因木棉互買願以緡錢之二釐

助工請於上司許之重建樓三楹又向神祠爲報賽臺形家言第一山門爲貪狼木其次爲巨門火而樓又最高故屢有火患宜設二山門稍卑則樓爲祿存土火伏而土生金得地利從之今年冬樓成衆工告竣器用畢具周山爲繚垣盡閱二十餘年而始輪奐如初也綜計經費凡三萬八千八百有奇自嘉慶元年以來皆程君一手董理且云率錢不敷稱貸益之可謂選事獨賢矣考泗州大聖顯靈於正德中擒文安巨寇及壬寅之災像以沈檀不爇人咸異之江海之神則興雲雨靖波濤皆民所仰賴也況乎上符列曜下蔭羣生爲

國家毓楨榦之材以著鍾水豐物之庥不有大壯修廢補偏奚以稱偉觀而宣福應乎余忝司牧幸藉山靈庇我士庶故樂觀厥成爰述其始末而爲之記

似匡稚圭劉子政文字在集中另一格　持謙記

泰山書院三賢祠附宋趙兩先生記

自宋孫明復先生教授泰山學者翕然宗之始闢學館曰信道堂以役祠廣擴基廹其居乃遷凌漢峯下當時海陵胡安定先生亦來講學故有投書澗遺蹟蓋今世所指講書堂即泰山上書院也後人祀孫石師弟并安定爲三賢祠由來巳久三賢旣沒濂洛關閩之學浸衍浸昌而泰山之嗣音杳邈者且五百年汔勝代萬歷間宋繹田先生抽簪歸里開青巖義社與東林諸君子相往復一時英彥多從之遊亦越我

朝趙相國仁圃先生成進士後仍其舊社獎進後學而

蔣中丞陳錫爲易名書院招徠四方同志一時稱盛事焉夫之堂舍漸圮當事者還之宋氏置今書院而額以泰山以是考之靑巖者宋書院之津逮而今書院之權輿也今書院自門徂內舍後榮凡七重其第五重爲講習堂堂後爲文昌祠東爲三賢祠每朔望則師率弟子拜謁亦循程董學規也乾隆辛丑余謬塵講席復與纂修邑乘之役徵掌故溯淵源得書院剏述之顚末喟然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宋趙二先生所以遠紹三賢近逮來學者豈其微哉因念僑人重泰山徂來教澤爲立兩先生祠又以安定同時講學益之爲三賢祠其後仁

圃先生闢書院設宋先生祠堂則尸祝之俎豆之固秉
彜之好亦禮以義起也語學博周君桐作木主題兩先
生名秩以壬寅五月端一日妥於三賢神主之陽稍北
向明曠數百載而相師於戲懿哉余旣藹然躡兩先生
之後塵媿無萬分之一足爲同學他山竊願奉兩先生
爲型表勉勉循循以漸至於三賢之精醇正大而上窺
鄒嶧洙泗之門墻庶幾能自得師歟行將歸侍菽水讀
書先人之敝廬他日者老師宿儒能發明三賢兩先生
之遺教而光大之仲冕且負笈以從因書以志之
先生主講泰山書院最久教澤所及至今都人士猶

嘖嘖稱之蓋隱以三賢兩先生爲嚮往不徒敷衍了事者觀於結尾數語益見謙抑之懷詎若夜郎自大者哉 持謙記

東理齋記

歲在辛丑孟秋旣食新從游者强半歸余日獨坐齋中乃以書招何星田至語及學星田曰左右圖書窗戸蠲潔無塵樂哉讀書乎余曰樂誠有之抑以爲大可懼也當夫百端膠轕儔衆紛紜囂處不可脫遁一旦置身岑寂偃仰一室中與古人對晤非樂而何此而不自知其樂是必富貴功名聲色貨利束縛之而後爲樂也然余以謂可懼者固卽此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也學者亦誠知陷溺之端只此數者之爲之耳又烏知其侵軼我者尤在無形中乎蓋嘗幽居而默試之矣仁義中正之根

於性幾經汩沒而僅存者什二三耳夜氣初萌則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之私若乘間而抵隙也若風雨驟至而馳會也所謂僅存焉者避之若逃威然其來也無端牽引叢集至若無可爬梳當其據我未堅避者猶待其少殺而來復寖避寖滅什二三且無毫釐矣言念及此能無懼乎星田曰君知懼矣庶幾其不自蹈所云也余曰昔謝上蔡請益程子教以靜坐今余非靜坐固不足以知此無如質素昏懦將明知而故蹈之則力行之難也雖然竊願誦所聞焉孫卿之言修身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謂檢束於義禮也必有所閑外物無自而闌

人兵家言善戰者必先善守獨居固天人交戰矣此論亦善守之道也星田曰善余退而思此言之足爲宥坐也因爲名齋而銘之俾蚤夜得覽而怒焉銘曰

靈府孔虛義則居之官便乃佚禮則律之惟義與禮克全天理毋俾慾欲朋從於獨神其汝矙汝㬍不憚將終隕於深淵是用銘旃

克已復禮之後往往有此境界先生是過來人語持謙記

登南嶽記

衡山爲壽嶽歲九月往祈親年裹粻步行過邵山二百里見羣峯護擁峯尖皆紺一峯東向屹立雲端疑卽嶽也問行道者知爲紫蓋峯少陵云紫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信然至嶽下廟市喧鬧招梗唄誦香霧氛氳入廟頓首卜珓仰眂丹繪罙愳鬼物青紅靈象有赫明日出廟北門歔雲泄霧靄晦溟濛愳如羅含所云非晴霽素朝不見其峯念已行不敢郄步逾接龍橋經赤帝峯石磴鱗次或題直上南天或題雲梯皆劈蕈深刻飛泉懸瀑琮琤道周經彌陀峯至自卑亭故半雲亭也晉桓元

記云垂柯跨谷俠獻交蔭曲溪如塞已絕復開如是者數得芙蓉峯水經注容峯最爲竦傑望之蒼蒼隱天憩半山亭雲陰解駁突兀青空望天門咫尺矣又越嶺至丹霞寺有石題蔽氷破凍今古奇游興會可想益鼓勇金簡惠日兩峯間上南天門與泰山記所云十餘步一休頓不避濕閣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者將毋同其側壍一頫於風者登高臨深可爲吁駭南天門上俛睇脚底諸山幾於邾婁莫辨折而東北上幽崖翳薈野荔爛紅紺宇觚稜迴出六幕金頂斜射夕照晃昱如霞魚梵悠然闍黎遲客則上封寺也昔朱張所謂板屋者

今一名藍巨刹矣長老欲悉易鐵瓦因施一片茲芻導往祝融峯寺右循泉梘而上里許至焉泉發祝融峯背石罅中涓涓流入上封齋廚飲可數百人雖盛暵沍寒不醮盛宏之荆州記云峯上有泉飛泒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蓋爾時尚未有梘耳山松盡虬屈瘦拳或生昔邪則攫纍於風霾使然祝融峯爲絕頂嶽帝殿甃石冶鐵以爲固後有六祖像皆局於地不能宏麗殿前蒼石巃起巋嵬如冠切雲登覽南天雲霞低偃環綴不知其幾千尺也羣山伏地如聚米湘川九向九背如曳練如曲蟺洞庭遠如甌臾挹碧落而絕紅塵殆非人

聞世昌黎云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百數獨衡爲宗豈特南方哉茲舄指某峯獅子某峯象鼻七二但舉什一且僅隱約得之況能一一躋臻乎少陵云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求所謂石廩天柱者雖莫能知然自紫蓋外無不俯首帖伏而拱赤熛怒之神回顧峯後諸山戈鋋矛戟萬馬驫馳自回雁峯來貞所謂歘吸領地靈澒洞分炎方也下叩羅漢洞過會仙橋踏試心石迴探觀音巖羅念菴讀書處水經注云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疑即此時日入西崦矣乃宿上封寺寒甚圍爐長老置茗共話黃獨紫蕨堆盤纍案且

多不知名者正無心懶殘芋火也星月窺窗以爲五更可望日出及曉鐘動急披裘起則寒霧衝人對面不見山少時聞父兄快言觀日之奇頗恨緣慳山僧曰此宜長夏非秋霽新霽時所得見也然昌黎不云陰氣晦昧無淸風又云須臾靜掃衆峯出乎無已强至望日亭杲杲者已與山巔平矣是爲岣嶁峰亭中科斗倒薤鸞飄鳳泊照耀琳瑯則禹碑也初學記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遇蒼水元夷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此碑後人從宋何子一所橅於岳麓者重刻於此亦自奇古絕倫坐玩久之問鄴侯書院安在僧曰南天門西六祖道場亦

在焉問魏夫人黄庭觀曰在雲居峰問朱張所僑方廣寺曰蓮花峰皆近在十數里遠或數十里恐扶鳩之倚門也乃頓策巖阿假足輕輿而返

靜讀一過勝披宗少文臥遊圖也 持謙記

遊肥城牛山記

乙巳霜降之辰蛇邱李子止庵以書至具道牛山紅葉之盛招與偕游忽數日風雪乃以十月一日赴陶山展墓歸途取道過止庵謁其堂上父子舅李子姓之坐立雍雍如也讌語甚洽與止庵策馬登山煙村茅舍雜綴澗阿山口文昌峰有閣卓立如畢椸櫞筆谿水逕其左稍北為印山平阜上正一柏亭亭植其中若螭紐然西峰一石峭直如圭金章玉瑞置几案前山亦極鈞窕矜貴之致矣約六七里三渡溪水始入山望彌巖綺柏積翠籠雲不知馬蹏之緩也循西峰下至同川書院同川

先生者止庵四世祖大柏臺諱邦珍明萬歷時告歸引族黨讀書有聚樂堂堂前老藤盤屈如虬螭攫拏葉如鬌鬣垂檐楠若浮思堂後爲先生祠堂仰其塑像峩冠豸服穆然典型祠祝烹茶以進味淸冽不減泰山醴泉則龍沼泉也沼亭於祠左方池淸深盎然涵演云常時水泆行繞堂前穿籬激石致可玩西北上叢樹堆碕樵逕寬交入隖漸深岫壑轉㣲迴視來蹊若不可復出但聞幽鳥相呼風谷瀏㶕凡歷數峪類皆幽岑寘緬其上石大數屋若相傾捍崖則紺赭深碧如鏤瑚勒應眞者數十余曰此當名空現巖也循巖東下至中谷相與坐

盤石玩流泉澂瑩見骨下視石子如樗蒱止庵回首指北峰以示曰窮秋勁颷俊鶻欲颺睨之則其上一巨石如鷹咮東嚮聳翮欲脫韝而起稍西爲木頭塔又西有仙人石又西一石如人舉袂拱揖曰迎仙皆約畧嵐翠中下至牛山寺棟梲壯偉雖摧圮猶可想當年宏構文殊法相騎狻猊皆範銅爲之相已墜龕前矣殿下有宋熙寧碑題鬱葱山資聖院記畧言眞宗東封更山名而建此院熙寧甲寅始重修之碑弱半瘞於土撰書人名氏不可識文中數稱庭堅按書院垣内嵌一詩刻云留題鬱葱山資聖院落石泉太守少卿通理郡事茹庭堅

熙寧癸丑年上石蓋即其人也寺西有金牛洞門爲土壅蛇行而入數十武高可拂冠廣方十笏折而東北陰黯不可測投之石砰滃不絶人言可通陶山一洞間有持炬入者亦不敢窮其幽邃仍上西峰選石傾觴遙矚平野柹葉盡爲勝六異二所掃除而眼前古刹蒼林錯以霜棟疎柳絳黃烘染與夕陽相激射天然雲林石田畫幀矣牛山峰崿四周藏奇蘊秀層褁節束如蕉擫引人漸入佳境不必紅葉也寒晞西墜酩酊而歸登印山西睇暮煙啼鴉中隱見嵬峩當右巖缺處指以語止庵曰此非陶山乎他日耕牧其下守先壟當與吾子遙結

比隣也返則月滿平疇李翁皤然待門外益動我倚閭之感矣此非齊景公之牛山也游而樂樂而愴然至於賈游觸緒生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豈在林壑哉

記名勝山水非熟誦桑經酈注不能象形惟肖 秦小峴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圖於此文遇之 持謙記

連楙軒記

壬戌歲由江南量移江北置廨館於鍾山之陽越十三年自崇川官舍移家焉庭故有紫薇丹桂數株惟木瓜兩樹並榮爲百年以前物也徘徊其下見其雙幹矗立五尺以上枝柯交合無罅開而復合如是者七以至於杪爾雅木瓜爲楙而高倚南軒因名其軒曰連楙孫淵如觀察爲篆其額客有嶄者曰木連理見瑞應圖韓子以爲氣之交暢且楙之言茂也先生之德維時楙哉吾能詳舉如連理之數夫職業竭盡建樹培化鄉材楙矣興學勸農與民樂利棠樾楙矣孺慕風木追養焚黃松

楙楙矣皓首孔懷孳踶孫順棣華楙楙矣鴻案相莊義方讌後玉樹楙楙矣廣庇本根不遺宗黨行葺楙楙矣朋舊爾敦士認閼然金蘭楙楙矣夫理者倫理也連理者篤於倫而孚於庶物之徵也積和之所致也主人曰余之稱斯軒也以爲則也而近于夸宜來客之蔪矣且夫年近懸車而不退止者上官之優容也治無善政而不怨惡者民俗之敦龎也先壟隔千里而不能爲少游伯兄長十年而不善爲君實妻子未得常聚宗族交遊未盡周卹七者無一焉何由蒸爲休和乎語云見祥而不爲祥反爲菑對嘉樹有慙德有惴心矣余將以蔪爲規故記之

衍說楙字一段直如入寶樓臺絢耀心目實亦足以

福之非自譽也 持謙記

海石堂記

海石堂者松江太守魯公謙菴所建王公若園重題其額者也其石突兀玲瓏層巒疊嶂蓋宋元間自海上移來者明嘉靖癸丑有巡按孫公題怪石詩刻石上凡三則剝蝕不可盡辨石南有梧桐高尋丈良琴材也旁有古藤盤挐其上若張蓋然與堂相值堂東廊壁間嵌趙魏公書前後赤壁賦石刻筆情瀟灑深得賦心循廊而南折而西爲舫齋康茂園中丞撫郡時題曰虛舟虛舟之北有曲池池上竹數十竿與池水爭綠池北卽海石石後有坪廣數席皆種桃桐石之間有石橋跨池上蘚

花斑然桃陰有架接於堂檐木香藤被之其他山茶叢桂芳溪雜卉皆環石而拱斯堂余病清羸大府强起權守是邦無毫髮裨吏民每一動念未嘗不在烟霞泉石閒也觸景生情流爲吟賞聊成八詠以寫我懷時庚午春仲也

絕似柳州小記　秦小峴

虎邱一榭園記代

予領郡之二年旣濬城河修塘路思香山遺愛專建白文公祠祠故墖影園也名勝鼎新遊舫麏集乃於祠之東岸得隙地闢爲園額以一榭名其堂曰思白爲余休沐遊憩之所暇則偕賓僚飲讌其中偶讀白公府宴詩嘉其閒適而不廢事雖才遠不逮心竊慕焉客曰宦游而營園亭者必於其鄉邑以爲菟裘微論平泉午橋即白公醉吟亦在履道坊所謂洛中小宅渭上別墅初何嘗自置一園於山塘野寺間乎予曰此有私之見者存也自其大公者觀之榮利如寄遊宴獨非寄耶官舍如

鄴林泉獨非鄴耶晉公流連於繡魚贊皇低徊於醒石今安在哉予典劇郡時際休和大吏敷仁羣寮奏績風雨節寒暑時故得以從容効職割餘俸而與築乘閒宴以盍簪敢自私乎城隅舟泛隄畔橋橫白祠之修與吳民共之則斯園也亦與吳民共之而已既以應客因次白公詩韻而記之

私者無往非私公者何在非公熟讀斯文當可爽然已 持謙記

瑞萼堂記

蔣錦檣比部自都郵致其邑令龔君慶驤瑞萼堂詩屬爲之記先是比部尊甫瑤川別駕手植山茶花一株八而榦竦出簷花繁照屋辛酉春有三萼連跗者適廳事落成龔大令因名其堂曰瑞萼而聲之以詩嗚呼大令可謂知風化之本矣人生至難得者兄弟至易隙者亦兄弟田廬衣食妻子奴僕皆隙也若屬有讒人交搆其間私室勃谿公庭牒訴長民者不能戸至而人說之得一賢搢紳家式廬表宅庶幾不言之教乎昔召穆公愍兄弟之恩疏因燕而爲歌詩以親之其首章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鄂鄂足曰柎古聲不柎通韡
韡者以華之光明興弟敬事兄兄榮覆弟恩義之顯正
義云弟得兄榮兄亦得弟助兄弟相助猶華鄂相承覆
故曰莫如兄弟其卒章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所以勸
也今蔣氏族尙禮讓比部之昆季桓敬亭皆以拔萃通
籍尤爲恩義之顯韡韡然宜乎協氣感通生祥下瑞賁
於草木也抑又聞之山茶花開耐久見陸放翁詩王梅
溪謂之歲寒種則其爲瑞儻亦有歲寒耐久之徵乎然
則比部之寄詩索記非夸也欲教子孫久而彌篤封植
此樹以毋忘先澤長爲鄉國望抑亦賢司牧意也故樂

爲之記

先生篤於友誼不覺情生於文　持謙記

又一邨讀書圖記

又一邨者歐陽岳庵白齋昆季讀書精舍也白齋尊甫爲棣之先生岳庵尊甫爲淦泉先生同懷合志以琴書爲弓冶故二子皆年少諸生蜚聲名公卿間甲第聯翩有日矣猶慮其得少自足逐物而移也闢又一邨以居之使之昕夕交修擇賢師友與之往來切劘以成其器謝遠紛華涵養德性人咸謂式穀宜爾也余以爲又一邨之義有五善焉可以參理境之深可以悟文心之曲可以振精進之氣可以擴講習之識可以暢游藝之神蓋觀理者如登名山由麓至椒自謂廣覽又上仙的而

望神靄廓乎有容然後知其深也行文者泝流窮源如往而復及至武夷九曲湘水三十六灣則又自嫌徑直耳失幽討之士攬秀臨漪亦少倦矣又見桃花流水別有天地則神志爲之一振精進者亦然不可使意氣乘之若夫麗澤之兌開徑之益敦行强識迥異謏聞而又有超超元箸廣已而造大焉斯擴之彌闊矣且夫不窺彌綸之體者無旁行不流之用也不知逢源之妙者無深造自得之功也優而游之使自求之藝也而進於道矣又烏可無以暢之哉此五者皆嘗於避囂習靜中得之余與兩先生爲道誼交故不嫌以學究夫子之說進

放勲曰又從而振德之盤銘曰又日新又之時義大矣

哉余願與兩賢共勉之因以弁諸圖端

拈一又字乃有如許妙諦　持謙記

古甎硯記

此硯得之故適適圜其質甎重百八十八兩方尺有一寸四分厚寸八分面爲井其文長不及方者寸廣寸二分深七分外有圻鄂廣寸近井文末者廣五寸中爲田方七寸能受墨背四周爲雲雷方篆各二錯或以爲漢宮魯靈光殿甓未能詳也同年王畹馨宰閩以治平第一召擢州牧道過吳門適奉檄采生黃銅二萬觔生黃銅者紅銅七白鉛三和鍊而成非可猝辨從容過從因出此硯贈之畹馨甚喜自爲銘曰養不窮公無私不髺墾

鑿耕之屬余銘曰如井出泉淸其源如田有畔愼厥思如甓曰運勤乃事時孫淵如觀察注谿雲主事在座皆銘之孫曰漢宮甎文斑如問廾旧史而儒汪日仰觀天文潑墨一斗爲雲漢章爲霹靂于於是吳丁竹虛繪爲圖因并記之畹馨名紹蘭蕭山人淵如名星衍陽湖人浣雲名梅鼎休寧人竹虛名履嘉興人

一甓四銘各臻其妙　秦小峴

琥珀鼻菸壺記

鼻菸者東洋人屑菸葉如塵漬以他汁而盎之實諸玻瓈瓶爲一剌精者充貢品餘亦每剌價兼金其臭以辛酸爲上納少許鼻中可以解肺寒踈肝鬱善明目已頭風京師貴人相餉遺會賓客則出袖中先茗汁交獻酬其菸皆分於剌爲小瓶可握弄曰菸壺壺必以金玉余昔得一松紋琥珀者大如柷子質堅而輕中空能容頗愛之不釋手雖瑪瑙車渠羊脂翡翠諸玉不以易也嘉慶元年爲一將官攫去惋惘無已大凡友朋會聚各出鼻菸以通款洽必先

譽其壺余頗憶前所失舉以告人今二十五年矣過揚州謁甘泉羅大令方把晤間大令遽曰頃有人以琥珀菸壺求售吾嘗熟聞君言其形製絕相似因弆篋以待乃取而見贈果吾故物也豈意力數豪敚閱歲二紀之久而仍入吾手乎拜而受之喜可知矣大令亦有心人哉夫一小甁耳非必玩好之具也非必希世之珍也乃余嘗以金寶與人或被强求巧取過而輒忘獨是物久而不忘於懷不能已於言而彼亦展轉推遷卒爲有心人所得復歸於我毋亦有若或使之然耶且未失之先視之尙爲常物及失而復得雖合浦還珠連城返璧不

是過也器猶求舊而况人乎

鼻煙壺不見前人記載得此文可與麈尾唾壺同爲典故近世茗椀有船食案有單以及瓜插蝿旗皆製造之便於日用者惜無文筆旌之物亦有幸不幸也

秦小峴